青葵
广东省作家协会指导
总期数 13
新快报青年文艺英才计划

父亲母亲的大棚

■田亚敏(湖北长阳)

小满这天,母亲打来视频,告诉我家里的八亩大棚红辣椒全部移栽完了。父亲在一旁补充道,打早工加夜工,没有请一个帮工。

说这些时,父亲母亲眼中,满是自豪,而我挂断视频,泪如雨下。他们太苦了,从自己的青春苦到了年过半百。父亲和母亲是闲不住的人,或许家里那几亩地和我便是他们一辈子的牵挂了。

我从十多年前开始长时间离开家乡,求学、求职、出差、会友,反反复复地折腾,奔波往来,心中沉淀的除了思念还是思念,思念那个叫做天河坪的村子和父亲母亲。

去年,家里的蔬菜产业是个小年,因为全部是露天种植,天晴怕旱,下雨怕淹。红辣椒产量不如父亲的意,受市场对品质的要求,销售也很让母亲着急。母亲常常念及,熬了多少冤枉的夜,辛苦没讨得个好回报。其实,每每提及这些,我也在反思,作为儿子,我也像露天种植的红辣椒一样,没让父母过上好生活。

有段时间,我在家乡专项彩票公益金项目指挥部蹲点采访,那个地方离我的家乡天河坪也就二十几公里的路程,海拔几近相似。

采访中,我看到村民们整治农田,新建农业设施,建设钢架大棚,为来年种避雨延秋高山蔬菜做着一些准备。我向父亲讲起时,父亲很感兴趣,并和我商量,想尝试一下。这些年,我一向在外,没有参与过田里的农活儿,自然不干涉父亲的选择。而且,这是公认的成熟新技术,我心中是默默支持的。

选地、平整、选材、搭架……一样样都是父亲和母亲两个人在做。他们像养育我这个儿子一样,认真做着这件大事。也是这件大事,花光了父母全部的积蓄。

大棚完工时,是农历腊月的一天,也恰逢我三十岁生日,父亲母亲期待着我回去团聚。这一次,我不仅没有失约,还邀上几个朋友去做客。大家饶有兴致地走进父亲母亲新建的大棚,像是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,给予了许多赞美,既是出于人情礼貌的表达,其实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那份尊重。站在棚口,父亲母亲笑了,那种笑是希望、是踏实、更是满足。我也突然明白,那几栋大棚,不仅仅是为了增收,也是父亲母亲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守望。他们用一双粗糙的手告诉我,日子再难,只要肯弯腰,土地总不会亏待勤快人。



看完大棚,母亲提前回家,不一会儿,炊烟就弥漫着了。那种画里都少有的景致在乡村却是那么得体、那么自然、那么和谐。晚饭时,一桌子土家菜又赢得了来客的称赞,腊蹄子火锅、榨广椒炒腊肉、蒸扣肉、农家酸菜……让人垂涎三尺。在外这些年,虽然吃过不少异乡的美食,但最惦记的还是那腊肉炖得软烂的香味儿。那味道不是调料调出来的,是日子熬出来的,是柴火和铁锅养出来的。席间,大家畅谈生活的变化,说着农业的种种新趋势,也帮父亲出了些点子,给了些慰藉和鼓励。因为这样的氛围,快乐便有了源头。

吃完饭,月亮已经偏西,那是一轮弯月。因为我第二天要外出采访,需要提前到镇上,胜叔子开车载着我们几人驶进了夜色中。父亲母亲把我们一行人送出了好远好远,哪怕那段通到家门口的土路很颠簸,但走得很踏实。

说起来,这辈子,走得再远,脚底下踩的还是那块土地。走得再远,根还是在天河坪,在那几亩新建的大棚里,在父亲母亲粗糙的手掌心里。

父亲曾经说过,人跟庄稼一样,根扎在哪儿,魂就在哪儿。我一直在想,初中毕业的父亲,怎么会有如此文艺的理解。迈入而立之年,我也开始相信这话,因为家乡是装得下所有心事的地方。

秦岭落叶

■惠军明(陕西西安)

进入秦岭后首先见到的就是满地的落叶。厚厚的有几层,踩上去很柔软没有声音。薄的地方露出青石,叶子贴着地面,被人们踩过后就变得破烂不堪了,边沿向上翘起,好像一本本被撕毁了的书。秦岭秋天并不是从树枝上才有的,而是从地面上开始的。你最先看到的就是掉落下来的那一批叶子。

弯下腰捡起一片黄栌叶,黄栌叶呈掌状五裂,边缘有钝齿。它的红色分布不均,茎部还是铁灰色,叶脉处是淡黄色,裂片顶端呈赭红色,好像燃烧起来一样。仔细观察颜色之间的界限时,会发现它们就像墨水一样渗入到湿润的纸张中去,并且没有一条明确的线条。翻过叶子背面之后,发现是银白色的,并且上面覆盖着一层细细的绒毛,叶脉凸起的样子很像珊瑚骨,在叶子柄处向四周延伸出去。整片叶子的形状很规则,好像被人修剪过一样,只留下背面的叶络没留下时间的痕迹。

一片秋叶的颜色是它的履历。春天的时候是嫩绿色,夏天则变成深绿色了,而在这期间里,叶子一直在做加法:攒糖分,纳光能,替树干把水分一分一厘地运到高处。到了秋天,树木就不再给叶片输送水分,光阴便掐断了输送的通道。绿素撤走,黄酮与花青素浮了上来,满山的红与黄,其实是叶绿素退场之后露出的底色。所谓层林尽染,不过是每片叶子都在缓慢地交代自己的工作。每一棵树都在结账,清偿整个夏天的赊欠。

秦岭的叶色比别处复杂,因为树种太杂。黄栌是红色的,红得让人觉得血液都在里面流淌,红得好像果实快要破裂了;栓皮栎的黄色很钝,很哑,像是旧书页,像磨光了棱角的铜器,结实耐用;五角枫的红色比较深沉,好像加了一点赭石,心事重一些;漆树的红色带有紫色,在边缘的地方会先卷起来,形成一个小小的圆柱体,像怕冷抱着自己。满山遍野各种各样的叶子中,并无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,即使是同一棵树上,朝南的一面树叶很快就会变成红色,而背阴的一面却还处于犹豫之中。树们不着急。秋天在山里没有统一的时刻表,每一片叶子都是自己独自走到终点的。

风吹来的时候,有一片叶子从高处旋转着落下。我看到它飞行的过程是这样的:先是被风吹了起来,短暂停留之后就斜向降落,在空中转了两圈之后掉到了树枝之间,又被更小的树枝挡住了一下,最后落到了对面的一块青石上。我忽然想,这片叶子从春天萌发到现在,见过秦岭的整个夏天——见过山洪卷过谷底,见过松涛在月下翻滚,见过野猪在小径上蹚出的泥印。它是从这片山林的年月里裁下的一个截面,如今裁好,落了地。那些目睹过的光景,都收进叶脉里,拧成了一个干缩的签名。

整个秦岭的秋天,都铺开在这些不足巴掌大的造物上——季节如何周转,生命如何结算,风如何把时间吹成具体的形状。你弯腰捡起一片,就翻开了一页秋天。你直起身来,满山都是这一页的复本。

那方稻场

■林牧之(安徽安庆)

我们村不算大,出了村,踩着两三条田埂走,约莫五百米,就是打谷场,我们这叫它稻场。

那是一方夯得扎扎实实的黄土地,长三百来米,宽二十米左右,没铺水泥砖石,太阳晒久了硬邦邦的,赤脚踩上去,暖烘烘的,跑起来也不硌脚。

稻场四周全是稻田,望不到边,四季的颜色是活的。春天全是嫩秧苗,风一吹,绿浪滚过来;夏天稻子熟了,金晃晃一片,风里都裹着稻香;秋天收过稻子,田里留着稻茬,黄一块绿一块;冬天霜一打,田埂上的草枯了,连田埂都光秃秃的。

稻场是全村共用的。稻子从田里割下来,捆成齐整的一担担,男人就用铁尖扁担一扎,扛着走,一步一步,沿着窄田埂过来,往场上一倒,就是小山似的一堆。打谷时,抬来绿皮铁制打谷机,踩杆一踏,机器"咔哒咔哒"转起来,再攥着稻束往滚筒上送,谷粒簌簌往前喷。稻秆被甩在一旁,越堆越高,成了软乎乎的一大摊。

双抢和秋收时,这里最热闹,机器轰鸣,人声嘈杂,尘土混着谷屑飘在空气里。活儿忙完,或是没轮到自家的时候,这里就成了孩子们的天地。我和妹妹最爱在场上翻跟头,黄土被晒得热乎,摔上去也不疼,一口气连翻七八个。最后一个跟头翻完,仰面躺在地上,黄土的细沙蹭在脸上,还带着点晒过的土腥味。

庄稼一年两熟,双抢同时也是全年最熬人的时候。抢收早稻,抢种晚稻,天刚蒙蒙亮,田埂上就有了挑稻子的身影,铁尖扁担压得"咯吱"响。各家的田地东一块西一块,打谷也得错着来。场地相邻的两家,你家先占着场地,我家就先把稻子堆在一边,你上午打,我下午打,互不耽误。有时边打边晒,谷粒摊在黄土上,太阳一晒,泛着淡淡的金光。

每年这种时候,都恰逢大暑前后,早晚还好,唯独正午日头最毒,灼得人后颈发疼,不消一会儿,就能给你烙出一块暗黑的阴影,跟胎斑似的。连风也是烫的,周遭一片金黄,大地似在燃烧着。

小时候,我常光脚往稻场跑,多半是送水。手里攥着两个暖水瓶,不敢跑,直到手被勒得生疼,才到地方。父母往玻璃杯里倒满水,仰头喝一口,喉结滚一下,汗珠子就顺着脖子往下掉。很多时候,我只是蹲在边上,看他们忙。

最怕的是突如其来的暴雨。天边刚飘来乌云,大人们就喊起来:"快收稻子!"大人小孩一齐上手,用木锨把摊开的稻谷往一块儿堆,再用塑料布一盖,压上几块砖头。雨点砸在塑料布上,"噼里啪啦"响,风裹着雨往脸上打,手忙脚乱的,却透着一股热闹劲。等雨停了,风也歇了,太阳钻出来,场上又慢慢安静下来,只剩虫鸣和远处的蛙叫。不远处,田埂上汪着一处处水洼,像撒了一地碎玻璃,倒映着天上的云。

那些云一动也不动,可那方稻场却一点一点空了。

大概我上高中那年,农村人的经济条件也都好了,干着各种营生。家里也不再种地,稻场也一样,没人再挑着稻子来打谷,打谷机早卖了。黄土场上长了齐膝高的杂草,原先机器轰鸣的地方,现在安静得只剩风声。

四周的稻田还在,只是耕种的方式变了,再不用全村人聚在一处忙活,农民也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旧时模样。我想,渴望着丰收的心应该是没变的。